

○本土化探索

建构详解组合词典的相关语言学概念再阐释*

张家骅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详解组合词典是“意思↔文本”语言学的基本组成部分。俄罗斯语言学界多年来对“意思↔文本”语言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修正和完善。本文再次梳理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围绕核心概念扼要阐释:谓词的层级性,莫斯科语义学派国内分支语义配价(语义角色)系统的沿革,动词的主题语义类别、体貌语义类别、情景参与者的词汇语义类别等与动词语义配价结构的关系,积极、消极、断裂等表层句法题元类型,句子动词中心说的缺陷,使用“辖域”表示状语性词语的题元,浮动辖域状语性词语和固定辖域状语性词语,配位结构理论的历史与现状等。移情是一个与配位结构相关联的语言现象,指说话人述说某情景时以情景参与者为观察点的一种表达方式,被说话人选作述说观察点的参与者称为移情焦点。

关键词: 谓词; 题元; 配位结构; 辖域; 移情

中图分类号: H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4)06-0059-11

Reinterpretation of Linguistic Concepts Related to the Explanatory Combinatorial Dictionary

Zhang Jia-hua

(Centre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Explanatory combinatorial dictionar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eaning Text”. During the past years, linguists in Russia have made a set of revision and perfection to the “Meaning Text” theory. This paper reviewed and discussed critical concepts of this revised theory. The topics discussed in the paper included the followings: the grade of memberships of predi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mantic role system by the domestic branch of the Moscow semantic schoo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rbs’ semantic valency structure and the following three factors — the thematic class of verbs, the aspectual class of lexical meanings of verbs and the taxonomic class of participant in situat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d active surface actants, passive s-actants, discontinuous s-actants, the weakness of the theory of verb center, adverbials whose actants are expressed by scop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dverbials within the fixed scope and adverbials within the floating scope. Empathy is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diathesis, i. e., while describing a particular scene, the speaker takes the point of reference of the participant of situation. The latter is called the focus of the empathy.

Key words: predicate; actant; diathesis; scope; empathy

“意思↔文本”语言学 20 世纪 60 年代形成于莫斯科,以“意思”与“文本”之间的多层级编码、解码转换为核心理念,研究重点是从语义元语言意思表达式到自然语言文本表达式的逐层级编码转换模式系统。“意思↔文本”语言学与同时代产生的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虽在某些地方相似,但有实质区别:①“意思↔文本”语言学以

语义为研究中心,是一个“翻译”系统,将语义表达式“翻译”为等值的自然语言句,两端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转换关系;生成语法以句法为研究中心,是一个生成系统,从深层基本规则系统运作形成诸多不同的表层句法结构,两端之间是形式结构的生成和转换关系,语义(如题元理论(theta theory))只根据其 与句法的关系行使解释功能。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构《俄汉平行对照语义关系词典》的理论与实践”(09BYY066)的基本理论框架。项目已通过审核结项。

2) “意思⇌文本”理论从创建之初就有明确的服务于机器翻译的应用目标,而生成语法则以揭示人的语言能力为科学目标。3) “意思⇌文本”语言学的语义、句法、词法、音系各层级的结构都采用依存关系分析法,而不是在语序相对固定的语言基础上形成的直接成分分析法。

详解组合词典(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ный словарь)是将一种语言纳入“意思⇌文本”语言学理论框架全面加以描写的语言学创新词典,它应足够充分形式化地反映条目词汇单位与其他词汇单位之间的所有语义关系和组合关系,收入该语言各个词汇单位必需属性的全部信息,以保障“意思⇌文本”模式能够按照各层级子模式系统的规则要求,逐级向目的终端过渡。《俄语详解组合词典》(Мельчук, Жолковский 1984)的词条编写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陆续由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刊印,计85辑。全书在课题主持者И. А. Мельчук, А. К. Жолковский移居国外后出版于维也纳。此后,详解组合词典这一特殊词典类型也用于描写其他语言,如法语、英语、波兰语、鞑靼语、日语、德语等(Мельчук 2012: 109)。И. А. Мельчук主持编写的《法语详解组合词典》历时二十余年,至1999年已出版4卷,收入510个条目。

1 语义配价

必需情景参与者在相应谓词(predicate)的对象语语义元语言释文中对应的变项范畴叫做谓词的语义配价,又称语义题元(参见下文)。特定一组必需情景参与者是特定情景的标志,与此相应,特定一组语义配价是特定谓词语义单位词汇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语义配价是针对谓词语义单位而言的概念。谓词单位以情景为描写对象,其语义反映一组特定的必需情景参与者及其范畴、次范畴属性,必需情景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事况。谓词P在这里是一个逻辑语义概念,与逻辑概念名项(term) X, Y等对立,是统领特定结构位并将它们连接起来构成复杂整体的意义单位,记作P(X; Y...)。名项只用于填充谓词的结构位,本身不统领结构位。谓词既统领结构位,又可用于填充其他谓词的结构位。谓词是动作、活动、作用、过程、事件、状态、属性、关系以及评价、阐释等情景的名称;情景是客观世界片断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意识;没有谓词就没有情景。自然语言中具有谓词属性的主要是动词,但不仅限于动词,几乎包括从名词到形容词、副词、介词、连接词等其他各种词类单位,如关系名词:母亲(张三;李四)——张三是李四的母亲;整体事物组成部件名词:把手(门)——门把手;人造事物名词:火车(北京;莫斯科)——从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度量形容词:快(走路)——走路快;心理感受形容词:恐惧(眼睛)——恐惧的眼睛;副词:太(标准程度;程度过头的后果)——水太热,烫手;连接词:虽然(不利情

景;关键情景)——虽然天黑了,我们继续赶路。(Иорданская, Мельчук 2007: 49-51; Апресян 2004: XLVI)谓词具有级次性,如充当状语的副词、形容词就是级次高于动词的谓词,它们在语义上不像典范的题元那样依附于动词,而是反过来管辖动词甚至以动词为中心的句子,以动词或句子为题元:高(举)——高举;奇怪(他颤抖)——他奇怪地颤抖^①。(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1996: 112, Филипенко 1998)名词用于概念意义、关系意义充当谓词时^②,多置于“当,是”等谓语动词后充当宾语,是较谓语动词低一级的谓词(当母亲了,张三是李四的母亲)。(谓词与其句法题元的联系方式类型,详见下文)

以И. А. Мельчук为代表的经典“意思⇌文本”语言学用“语义配价”术语指某一特定词汇语义单位(лексема,简称词汇单位)释文中的特定变项范畴,通过特定变项范畴符号X, Y, Z等或阿拉伯数字称谓、排序特定词汇单位的特定语义配价,如‘a. X(或1)打李四 b. X(或1)爱李四 c. X(或1)在巴黎 d. X(或1)去巴黎 e. X(或1)是李四的丈夫 f. X(或1)的头’等情景语义中的X都是谓词“打、爱、在、去、是、头”的语义配价“1”。至于X在不同情境中扮演何种具体语义角色(如在‘打’的情景a中扮演施事角色,在‘爱’的情景b中扮演感事角色,在‘头’的情景f中扮演领事角色等),经典“意思⇌文本”语言学不着意加以辨别,施事、感事、受事、与事等在经典“意思⇌文本”语言学中只在语义释文必需时作为一般词汇单位使用,事实上避开了语义角色分类这个长期争论不休、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Мельчук, Жолковский 1984: 80; Иорданская, Мельчук 2007: 96-97)以Ю. Д. Апресян为代表的莫斯科语义学派国内分支与经典“意思⇌文本”语言学不同,重视语义配价的分类和系统化工作,他们的“语义配价”术语既用来指某一特定词汇单位释文中的特定具体变项范畴,又用来指不同词汇单位释文中的同类抽象变项范畴(详见下文),与通常所谓的语义角色(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роль)同义,后者也有抽象和具体两种意义。

谓词的对象语语义元语言释文由语义变项和常项两个部分组成。变项是待填充的空位,用X, Y, Z等字母表示;常项是用元语言词汇单位填实的部分,用于将变项空位串联起来,表示变项范畴(医生X)、变项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变项范畴相关的总体事况。语义变项范畴表示必需情景参与者,相当于对应的语义配价,如“治疗”情景的语义变项范畴‘医生X’、‘患者Y’、‘医疗手段Z’、‘疾病或创伤W’:‘医生X用医疗手段Z作用于患者Y(领事),目的是使Y的疾病或创伤W(属事)开始不存在’。

有些必需情景参与者的功能只限于谓词释义所必需,不能在深层和表层句法结构中填实。如“侨民”的词典释义为‘住在外国而保留本国国籍的居民’(《现代汉语

词典》第6版,简称《现汉》)其中的‘外国’与‘本国’都是‘侨民’情景的必需参与者,但在表层有句法题元位与之对应的只是‘本国’,“俄国(侨民)”、“中国(侨民)”指的都是侨民的隶属国,而不是居住国。功能只限于谓词释义所必需,但在表层没有相应题元位的必需情景参与者,在语义元语言释文中要用常项表示: X 国侨民——‘从 X 国迁到外国永久居住的人’。

各种语义描写模式因概括程度不同而使用类型和数量不尽相同的语义配价(语义角色)系统,同一语义描写模式在不同发展时期使用的语义配价系统和数量也在变化。莫斯科语义学派国内分支代表人物 Ю. Д. Апресян 曾列举并定义主体、逆主体、公众、客体、内容、信息受体、实物受体、中介、来源、处所、起点、终点、路径、手段、工具、方式、条件、理据、原因、结果、目的、方面、数量、期限、时间等 25 个语义配价(Апресян 1974: 125); 在《新编俄语同义词解析词典》(Апресян 2004)中使用主体、逆主体、对抗主体、第二主体、客体、内容、主题等 16 个语义配价; 近年他将其语义配价名录修订增补至 54 个(Апресян,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и др. 2010: 370)。最新名录的显著变化有两个方面: 1) 以往名录将句法范畴主体、客体与语义范畴工具、处所等混淆,这曾遭到批评(Падучева 2004),新名录着意克服类似缺陷,将主体(绝大多数谓词的第一配价)更换为施事、施事 2(他和我争论)、载体(当事)、感事、感事 2(与张三要好)、客体(直接承受动作的事物)更换为受事(因承受动作而产生空间位置、状态、属性、关系变化的事物(挖土)、试比较 theme)、客事(不因承受动作而产生任何变化的事物(望星空))、客事 2(以茶代酒)、结果(动作达到的目的(挖坑))等。2) 新增加 3 个指领有主体隶属部件的语义配价——施事部件(他嘴叼香烟)、感事部件(他牙痛)、受事部件(打他嘴巴),用以与相应语义配价施事、感事、受事呼应,后者在这种情况下成为“领有施事、领有感事、领有受事”; 这种处理方法为在支配模式表格中表达语义配价分裂、合并与深层句法题元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支撑。

动词的词汇语义类别,包括体貌语义类别((自主)动作、(自主)活动、作用、(非自主)过程、事件、状态、属性、关系等)和主题语义类别(存在、时段、领有、肢体作用、补偿行为、(使)空间位移、空间态势、使成、感知、情感、意志、决断、心智、言语与信息传递、音响、致使、特征获取、评价、阐释等)^③通常预示着其语义配价的数量和种类。自主动作动词表示主体以改变客体形状、姿势、状态、属性、关系等为目的的活动,因而是多配价动词,可能容纳施事、受事、信息受体、实物受体、工具、手段、期限、目的、起点、终点等各种语义配价,有的动作动词可能多达 6-7 价,如“派”包含施事、受事、起点、终点、目的和期限。自主活动动词表示的活动持续时间长,由不同时间、不同

类型但最终目的统一的系列具体动作合成,语义配价不超过 3 个,如“斗争”——施事、施事 2、目的; 作用动词表示自然力等非自主原因作用于受事,使之发生变化,为 2 价动词; 状态动词表示情感、认知状态,如“生气、害怕、知道、认为”等,通常包含感事与客事(内容)两项语义配价; 属性动词如“口吃、瘸”等,则多为 1 价(载体)动词。存在动词通常包含处所与存在客事两项语义配价; 决断动词如“决定、选择、娶”等,为多价动词,包括施事、事件客体、参数、参数值等语义配价; 使空间位移动词包含客体局部与处所接触的基本意义因素,原型空间态势动词是 3 价动词,如“挂”——施事、受事和支撑物(终点)。

经典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义配价概念与管辖与约束理论中的题元角色(论旨角色)(thematic role)、西塔角色(theta role)概念大体相当(Chomsky 1981),区别在于前者被严格定义为特定谓词语义元语言释文中的变项范畴。

2 题元

作为语言学学术语,题元(actant)由法国语言学家 L. Tesnière 1959 年首先提出,用以表示表层句法结构中直接依附于动词的基本句法成分: 主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动词节点是句子的中心,表示的意思恰如一场小剧,其中必须有情节,通常还要有人物和场景。动词表示过程,题元表示参与过程的人物或东西,以与副题元(circumstance)对立,后者表示包括时间、处所、行为方式等在内的场景。(Теньер 1988: 117-121)

题元在《意思⇌文本》语言学中按照层次区分出语义题元^④、深层句法题元和表层句法题元 3 种类型(Мельчук, Холодович 1970; Иорданская, Мельчук 2007: 43-46; Апресян и др. 2010: 288)。这里,句法题元和管辖与约束理论中的主目或论元(argument)相当。语义题元在释文中用变项 X, Y 等表示; 深层、表层句法题元在《俄语详解组合词典》支配模式栏目中分别用罗马数字、语词的语法形式表示。

语义题元与句法题元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莫斯科语义学派在早期著作中已开始注意这个问题(Жолковский и др. 1961, Жолковский 1964)。此后,他们明确将语义题元与句法题元的概念术语贯彻在《意思⇌文本》语言学理论、详解组合词典与系统性词典的理论与实践。(Жолковский, Мельчук 1965, 1967; Мельчук 1974; Апресян 1974; Мельчук, Жолковский 1984)

题元作为术语,既用来称谓抽象题元位(试比较“槽位”(slot)),又用来称谓填充题元位的具体语言单位。抽象题元位与具体题元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却是两个所指不同的概念。题元位是语言层面的参数,指详解组合词典谓词的对象语语义元语言释文或支配模式中给予题元的待填充空位; 具体题元则是言语层面的参数取值,指

谓词构句后填实抽象题元位的具体语言单位。谓语动词与其原型题元派生名词形成各种构词函数关系,如“产生”的原型主体题元派生名词“原因”= S_1 (主体题元) (产生),原型客体题元派生名词“结果”= S_2 (客体题元) (产生)。但应注意,“产生”的题元派生词“原因、结果”与其语义题元范畴‘原因、结果’尽管貌似重合,但并不相同。后者属于语义层级,是谓词元语言释文中的意义单位;前者则是以谓词为语义理据词的异干派生词汇单位,用于充当原型表层句法题元:原因产生结果。(Апресян и др. 2010: 336 - 337)

在句法语义理论中,语义配价(题元)与句法题元分别用来表示特定句子的语义结构层面、句法结构层面的相应片断。句子语义结构层面用来填充谓词语义配价(题元)的片断称为语义配价(题元),句子句法结构层面用来填充谓词语义配价(题元)的片断称为句法题元。(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1985: 11)

深层句法题元出现在句子的深层句法结构中,以填充句子谓词的特定语义题元。有时深层句法题元不与句子谓词的任何语义题元呼应,而相当于句子谓词的特定表层句法题元,体现句子谓词某个深层句法题元的下级次深层句法题元,如句子“爸爸打儿子嘴巴”的深层句法结构中包含“爸爸”、“儿子”和“嘴巴”3个深层句法题元。其中,“爸爸”、“儿子”直接与谓词的语义题元施事、受事相呼应,“嘴巴”虽无“打”的语义题元可直接呼应,但却指“儿子”的领属部件,通过句子谓词的直接深层句法题元“儿子”转嫁与谓词。填充句子谓词特定语义题元的深层句法题元叫做原型深层句法题元。不填充句子谓词任何语义题元的深层句法题元叫做非原型深层句法题元。

深层句法结构是表层句法结构的抽象,对于简化描写深层语义结构与表层句法结构之间的接口(interface)关系十分重要,其形式语言是非线性的依存关系(dependency relation)树形图,图的节点为深层词汇系统符号,分支表示深层句法关系。深层词汇系统与深层句法关系的语言属性有别:前者是对象语自身词汇系统的概括和抽象^⑤,反映对象语的具体特征,深层与表层大体相当;后者则尽可能地排除特定语言的个别句法属性,反映各种语言在句法上的共同属性,具有跨语际特点,深层与表层显著不同。自然语言的句法关系林林总总,但被概括纳入深层句法结构语言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其抽象程度能够满足描写任何语种和特定语种可能遇到的全部句法类型,《意思↔文本》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初期,深层句法关系被确定为4个深层句法题元关系和限定关系、并列关系计6种(Мельчук 1974: 145),目前扩展至12种:无结构关系、并列关系、准并列关系、限定关系、描写关系、6个深层句法题元关系和直接引语关系。(Иорданская, Мельчук 2007: 126) 深层句法在《意思↔文本》语言学中处于

语义、表层句法两个层级之间,因而其题元在支配模式表格中的数字排列顺序,一方面取决于它们与谓词诸语义题元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取决于它们与各表层句法题元的对应关系,随着对应表层句法题元位对中心谓词句法关系间接程度的扩大,从I向VI递增。深层句法结构的跨语际属性以及句法题元的编序处理是获得正确的对象语、目的语同义深层句法结构的保障。翻译过程就是从对象语的句法结构向目的语的同义结构转换的过程。

比照动词的表层题元来给其深层句法题元排序可以凭借直觉感知,但如果谓词不是动词,其深层句法题元的排序就不得不凭借语义密切相关动词的深层句法题元顺序,如人造事物名词Y与表示该事物使用过程的动词X语义密切相关,二者形成原型工具题元词的构词函数关系“ $Y = S_{instr}$ (原型工具)(X)”派生名词Y是填充理据动词X工具题元的原型题元词,因而它可沿袭X的其他语义题元,如“勺子”与“喝”构成函数关系“勺子 = S_{instr} (喝)”,理据动词“喝”含语义题元施事X、受事Y和工具Z,异干派生名词“勺子”是填充语义题元Z的原型工具题元词,因而它可沿袭理据动词“喝”的施事、受事题元,相应地在其深层句法结构中具有I(X(施事))、II(Y(受事))两个句法题元(X的勺子;喝Y的勺子)。(Рахилина 2000: 337)

每个序号的深层句法题元都对应特定种类的表层句法结构,这些结构的依附语体现支配语的不同语义配价。Л. Н. Иорданская, И. А. Мельчук从I至VI逐一列举深层句法题元与各种表层句法结构依附语的对应关系(Иорданская, Мельчук 2007: 133 - 134): 1) 深层句法题元I和谓词表层主语及其变体对应:张三←I——睡觉,张三←I——觉(张三的觉);张三←I——寄李四一封信,张三←I——给李四的一封信(张三寄给李四的一封信);你←I——爱;你←I——爱₂(你的爱)。2) 深层句法题元II和表示整体与部件、属性与载体等名词短语的依附语成分(前件)对应:张三←II——脚(张三的脚),房←II——盖(房盖(“张三的脚”、“房盖”可改写为“张三有脚”、“房子有盖”,“张三”、“房子”在句中做主语)),皮箱←II——重量(皮箱的重量),汽车←II——时速(汽车的时速)(物体名称是其度量参数语的深层句法题元I与语义配价“载体”对应,度量值则是度量参数语的深层句法题元II,与语义配价“参数值”对应,试比较:皮箱的重量 皮箱重25公斤)。3) 深层句法题元III与谓词表层直接宾语及其变体对应:爱——III→李四,爱情——III→李四(对李四的爱情)。4) 与介词、连词的后置成分对应:跟——III→李四(跟李四(说)) 和——III→李四(张三和李四)。5) 深层句法题元IV与领属名词短语的领有成分对应:父亲——IV→李四(李四的父亲);部长——IV

→财政(财政部长)。6) 深层句法题元Ⅱ和集合与元素名词短语的集合成分对应: 二年级←Ⅱ—学生(二年级的学生)(试比较: 张三是二年级学生。句中动词“是”后的元素名称“学生”为二级谓词, 定语“二年级”与二级谓词“学生”直接联系, 体现“学生”的深层句法题元Ⅱ, 主语“张三”与二级谓词“学生”不直接联系, 是其表层断裂题元, 体现其深层句法题元Ⅰ: 张三←学生→二年级(关于断裂题元参见下文))。7) 深层句法题元Ⅲ与谓词间接宾语对应: 寄—Ⅲ→李四(一封信)。8) 深层句法题元Ⅳ-Ⅵ与谓词间接程度依次递增的宾语、介词短语状语、补语对应: 租—Ⅳ→用600美元(用600美元(跟彼得) 租了(这套住房)); 租—Ⅴ→一个月((这套住房) (用600美元跟彼得) 租了一个月)。

关于深层句法题元的排序, Ю. Д. Апресян指出, 确定孰先孰后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方式是, 如果在数量上有深层句法题元 M_I 的谓词多于有深层句法题元 M_{II} 的谓词, 那么 M_I 排序高于 M_{II} (Апресян 2010: 48), 如工具题元位的序位高于手段题元位。

本项目基于平行对比的目的, 比照对应俄语词汇单位的深层句法题元结构来确定汉语谓词的深层句法题元结构, 在词条支配模式中, 汉语谓词单位深层句法题元的数量与序号尽可能和俄语对应谓词单位保持一致。二者的区别仅表现在深层句法题元与表层句法题元的对应关系上, 因为如上文所述, 尽管两种语言的深层句法结构基本一致, 但在表层句法题元上, 俄汉语因语种不同形式上已相去甚远。

表层句法题元指填充谓词释文必需情景参与者变项、支配模式深层句法题元的特定语法形式的语言单位。俄语表层句法题元的语法形式主要是名词短语格形式、前置词短语、动词不定式短语和各种类型的从句。本项目在汉语谓词支配模式中采用词、短语、小句类别连同它们充当的句子成分名称一起表示表层句法题元。

句子动词中心说的表层句法题元与中心动词的联系方式是, 题元在句法上直接依附于动词(我读书), 但语言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表层句法题元按照与谓词的不同联系方式, 可区分为3种类型: 1) 句法上直接依附于谓词, 这类表层句法题元叫做积极句法题元(активны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актанты); 2) 为数很多的消极句法题元(пассивны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актанты) 在句法上不是依附于谓词, 而是支配谓词(恐惧的眼睛); 3) 不与相关谓词在句法上发生直接联系的表层句法题元叫做断裂句法题元(разрывны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актанты), 试比较“a. 张三是李四的老师 b. 张三教李四”, 两句中的“张三”虽都用于填充谓词的关系语义题元, 但在b句中句法上与关系谓词“教”直接联系并依附于谓词, 是其积极句法题元, 而在a句中句法上与关系谓词“老师”不直接联系, 要以动词

“是”为中介, 是“老师”的断裂句法题元。(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1985: 158; Тестелец 2001: 162; Апресян 2004: xxiii;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Иомди 2011) 鉴于“句法题元”仅限于积极类型的传统理解过于狭窄, И. М.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建议使用意思较为宽泛的“辖域”(сфера действия) 作为上位概念, “如果一个句法结构片断的组成词、组成结构和语调等手段在意思上填充词汇单位的某个语义配价, 我们把它称为这个词汇单位的该语义配价的辖域。而通常称为句法题元的依附词语自然是‘辖域’的最普遍的一种体现形式”(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1985: 19-20)。俄罗斯句法语义研究现今广泛使用“辖域”表示副词、语气词语的表层句法题元(句法辖域)、语义题元(语义辖域)。

句法题元与句法副题元(сирконстант)^⑥是构成句子的两种功能有别的成分。句子动词中心理论认为, 主语、直接宾语和一些间接宾语主要指称事物, 占据显著的句法位, 是表层句法题元, 而围绕谓词表示处所、时间、原因、目的、方式等的各种前置状语或后置状语(补语) 成分句法位不显著, 属于句法副题元(试与附接语(adjunct) 比较)。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 事实上, 受特定语义类型动词支配的处所、时间、原因等语词虽然句法上不做主、宾语, 但语义上却是不可或缺的, 例如: 表示事件的规定日期(дата) 或发生时点(момент) 充当补语的语词: 开会时间定在明天上午 马克思生于1818年; 表示期限(срок) 充当动词补语或名词定语的语词: 承租一年 半年产假; 表示情景处所(место) 充当补语的语词: 我国位于亚洲东南部 他留在农村工作了; 表示(使) 空间移动目的(цель) 充当述谓补足语的语词: 雄鸟外出觅食 他们叫我去面试; 表示采取行为、状态原因(мотивировка) 充当述谓补足语的语词、小句: 难友们都羡慕、嫉妒我有这么一位好妻子 称赞他们医术高明; 表示行为、状态方式(способ) 充当状语、补语的语词: 礼貌待人 待人和气 塞子塞得很紧。(Апресян и др. 2010: 366-370) 有些表达处所、时间、原因等的语词甚至在句法上占据直接宾语、主语的显著位置, 它们的句法题元地位就更加没有疑问了, 如表示时段(время) 充当直接宾语的语词: 服了三年刑 我已经年过半百; 表示力求目的充当动宾的语词: 争取提前完成任务; 表示致使原因(причина) 充当主语、直接宾语的小句、语词: 物价上涨导致经济危机 那血腥的场面太恐怖了 我奇怪他怎么不来 怕你摔倒了。此外很多动词可构成间接配位结构, 将句法位不显著的成分提升到显著句法位上来: 装车皮 看晚场 抽烟斗 听录音机 报纸说。

从语义的角度来看, 依据句子动词中心说, 句法副题元与句法题元的区别在于, 它们与动词释文中的具体语素不构成语义一致关系, 不用于填充中心动词的任何语义题元, 因而为各种动词情景所普遍容纳。按照这种理

解,所谓浮游辖域状语性词语首先应从句法题元中排除。通常被看成副题元的状语性词语(adverbial,如汉语中的副词、形容词、名词、介词短语等)可区分为浮游语义辖域和固定语义辖域的两类。浮游辖域状语性词语(只、甚至、大概、居然、故意等)的特点是:1)可以句子情景的任一参数或整体情景为语义辖域,试比较“a.这本书只张三读了 b.这本书只在家读 c.我们只吃七八分饱”,副词“只”在各句中分别以‘张三、在家、我们吃七八分饱’为辖域;2)“只”的功能不是具体体现情景的抽象参数(施事、处所)而是修饰抽象参数在特定语句中的具体取值,如例a之所以可用“只”,是因为其辖域描写的“读”的施事取值“张三”有隐涵意义‘存在一个特定集合,其中的张三以读了这本书为特征区别于其他人’;3)常常是交际结构述位的标记。在跟中心动词语义结构的关系上,固定辖域状语性词语(渐渐、很、响亮、昨天、在家等)的特点是:1)以中心谓词为语义辖域,与其内部的特定语素形成固定的一致关系,藉此区别于浮游辖域状语性词语而类似于句法题元;它们的使用取决于谓词语义结构中是否有对应语素,试比较“a.慢腾腾地走着 b.*慢腾腾地坐着”,“走着”的语义结构中有‘速度’语素,形容词“慢腾腾”与谓词“走着”构成语义一致关系,以后者为辖域,因而句a成立,“坐着”不含‘速度’的语素,“慢腾腾”与之不构成语义一致关系,不能以其为辖域,因而句b不成立;2)固定辖域状语性词语作为副题元,与句法题元的区别在于,它们与中心动词发生一致关系的语素在动词语义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因而在动词释义中没有相应的变项位置;多用来做方式、程度状语;3)通常不参与语句交际结构的切分。(参见 Филипенко 1998; 2003: 22-28)反之,支配处所、时间、原因等句法题元的动词在相应词典释文中含有相关的语义题元变项作为依据,如“延”——(时间)向后推迟(《现汉》):开学时间延至10月份“坐落”——建筑物位置处在(某处)(《现汉》):我们的学校坐落在环境幽静的市郊“留”——停止在某一处所或地位上不动:他留在农村工作了(《现汉》);“差”——派遣(去做事)(《现汉》):立即差人去取“对待”——以某种态度或行为加之于人或事物(《现汉》):正确对待批评。

句子动词中心说还有一个缺陷:有些固定辖域状语性词语充当的副题元不是以句子中心动词为辖域,而是以全句为辖域,如句子“茶客渐渐走了”中,副词“渐渐”的词义‘程度或数量逐步缓慢增减’(《现汉》)与“走_s”的单纯结果语义成分相抵牾,这个句子能够成立的原因是,“茶客”在句中作多数理解,“渐渐”的辖域不是“走_s”而是“茶客(都)走了”,试比较:*这个茶客渐渐走了(Храковский 2012);再如“呦呦鹿鸣”中“呦呦”的辖域不是“鸣”而是“鹿鸣”。

3 配位结构

配位结构(диатеза)的初始概念是词汇单位的语义题元与(表层)句法题元的对应关系。这个概念由 И. А. Мельчук А. А. Холодович(1970)率先提出,并作为基础概念用于他们开创的从语义题元与(表层)句法题元的跨层次对应关系角度研究语法范畴动词态,对所有语种逻辑上都应有的和各别语种实际上存在的态范畴类别进行类型学对比描写^⑦。后来关于配位结构的思想被 И. А. Мельчук 扩展到深层句法题元的描写(Мельчук 1974: 138-139)把配位结构进一步定义为:特定谓词语法形式的语义题元与其深层句法题元(位)之间的对应关系(Иорданская, Мельчук 2007: 188)。谓词特定语法形式的配位结构和基础配位结构不同,后者应纳入词典的词汇单位条目支配模式中,是该词汇单位条目词语法形式(如动词不定式)的配位结构。谓词其他语法形式的配位结构可能与基础配位结构不同,因而语法形式配位结构成为定义动词态范畴的基础概念:态(залог)是一种词变范畴,其语法聚合体成员给予动词基础配位结构的各种变化以形式标记,这些变化不涉及动词的命题意义。基础配位结构指一般所谓的直接配位结构,这种配位结构与动词主动态相应。基础配位结构中以表层主语表示的语义题元不以表层主语表示,这样的配位结构与动词被动态相应,叫做被动配位结构。被动配位结构因原表层主语位发生的变化不同而区分为若干不同类型,其中典型的类型是,受事语义题元被提升到表层主语位,施事语义题元降至表层边缘位。谓语动词两个情景参与者同指,互为动作主客体,这样的配位结构与反身态对应,叫做反身配位结构。谓语动词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情景参与者彼此相互实施动作,互为动作主客体,这样的配位结构与相互态对应,叫做相互配位结构。还有一种所谓边缘配位结构,它们较之基础配位结构不同的是,语义题元与表层宾语、状语的对立关系不涉及表层主语,这类配位结构语法化的语种相对较少,而且只涉及为数不多的动词。(Тестелец 2001: 411)

谓词配位结构的广义理解超出态范畴的形态界限。人们认为,配位结构的表达手段不仅限于态的语法范畴,而且包括谓词自身的支配能力。跨出态的词形变化界限,针对谓词的语义-句法类别进行配位结构研究是有语言学价值的。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配位结构的定义方式也有所区别。Л. Н. Иорданская, И. А. Мельчук 基于在《俄语详解组合词典》中通过支配模式描写谓词单位配位结构的需要,把配位结构限定在谓词的语义题元与深层句法题元的对应关系上;其他语言研究方向,如词汇语义派生模式研究,则不着意强调句法题元位的深层性质:配位结构是情景参与者的语义角色与其句法位的相

互对应关系,句法位在这里指句法位的交际等级:主体位(主语)和客体位(直接补语(宾语))是两个核心句法位(Иорданская, Мельчук 2007: 187);其次的句法位是边缘位、脱落位(Падучева 2002);Апресян(2010: 347-348) 着意声明,遵循 И. А. Мельчук, А. А. Холодович 关于配位结构的经典定义,也即尚未将配位结构思想扩展到深层句法题元描写时的定义,不强调其中句法题元的层次属性(Мельчук, Холодович 1970),因为该著作主要关注表层句法,不涉及谓词深层句法结构的问题。

同一谓词单位可能有两个甚至多个配位结构变体,其中一个为直接配位结构,其余的是间接配位结构。在谓词单位直接配位结构中,每一语义题元都有典范的句法题元体现,每一典范句法题元都体现对应的语义题元(参见附录支配模式(1))。谓词单位间接配位结构描写各种偏离直接配位结构的变体(参见附录支配模式(2))。对于配位结构变体是否表示不同词汇语义变体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1) 不表示词汇语义变体:原则上某个词用于特定意义时,可能有若干个支配模式(≈配位结构),既然这些模式中的语义题元数量和类型没有变化,那么它们的区别仅在于深层句法题元不同组合以及这些组合与语义题元不同对应关系上(Мельчук 1974: 138)。2) 只表示些许变异:伴随配位结构变化(мена диатезы)可能产生词汇单位词典释义的些许变异,也可能出现某些语体修辞方面的变异(Апресян 2010: 348)。3) 可表示不同的词汇语义变体:不同的词甚至意思相近的词,它们之间的区别多同时体现在众多参数上,但同一词的不同词汇语义变体之间的区别却可能是极小的,甚至只体现在某一参数上。动词单位主要借助 4 种参数彼此相互区分:(1) 体貌语义类别;(2) 主题语义类别(Падучева 2004: 43);(3) 配位结构;(4) 情景参与者的词汇语义类别,如活物、人、动物、植物、团体、机关、集合、物体、物质、产品、人造物、影象、图形、器物、容器、容器、信息、符号、参数等。两个配位结构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情景参与者的交际地位变化、分裂与合并等方面,而且表现在它们的情景参与者的词汇语义类别变化方面。同一谓词不同词汇语义变体的若干情景参与者,或者通过语义角色类别相互区别(娶媳妇(结果) 娶寡妇(受事));或者在语义角色类别相同的情况下,通过情景参与者的词汇语义类别相互区别(打人(活物) 打鼓(器物))。因说话人关注焦点从一个情景参与者转向另一个情景参与者而导致的谓词语义变异属于转喻变异;因情景参与者词汇语义变化而产生的谓词语义变异可以广义解释为隐喻变异。(Падучева 2004: 28-29, 320, 331; Апресян 1974: 142)

总合以上观点,本项目采取的处理方法是,配位结构变化区分为:1) 局限在同一词汇单位内部的配位结构变化,包括伴随产生词汇单位词典释义些许变异的配位结

构变化;2) 超出词汇单位界线的配位结构变化;3) 只描写基础配位结构,包括直接配位结构和间接配位结构。第一种情况在同一词汇单位内部通过不同的支配模式加以描写;第二种情况作为不同词汇单位彼此区别的标记,分别纳入不同的词汇语义变体加以描写。

4 支配模式

顾名思义,详解组合词典由详解和组合两部分构成。其词条主要包括对象语语义元语言释义、支配模式和词汇函数 3 部分。其中语义元语言释义承担详解任务,词汇单位的句法组合规则由支配模式栏目体现,词汇单位的词汇组合规则通过词汇函数栏目体现。

支配模式(表格、说明和例证)是详解组合词典的核心内容。支配模式(модель управления)和管辖与约束理论中的题元栅概念(theta-grid)有相似之处,表示谓词语义题元与其句法题元之间组合层面上的联系,包括 3 方面的内容:1) 各语义题元都用什么深层句法题元填充;2) 各深层句法题元都用什么表层句法题元形式体现;3) 各表层句法题元形式对其他特定表层句法题元形式、深层句法题元、情景参与者词汇语义类别、条目词汇单位语法形式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关系。支配模式以表格形式体现谓词单位的语义题元、深层句法题元和表层句法题元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由若干纵栏与两个横栏构成(参见附录)。纵栏数与该谓词单位的深层句法题元数相等,从左向右按深层句法题元的序号依次排列。第一横栏是标题横栏,表示深层句法题元与语义题元之间的双向对应关系,即该谓词单位的基础配位结构;第二横栏是表格的基本内容,由纵栏与横栏交叉的方格构成。每个方格都列举能够表示该深层句法题元的全部表层句法题元形式,即俄语通常情况下的称名格主语、宾格直接补语、其他间接格补语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的定语或状语,汉语通常情况下的主语或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双宾语、述谓补足语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的定语、状语和补语。为行文方便,我们把汉语兼语句和与之语义结构对应的俄语句统称兼语句,句中有第二述谓意义的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小句等统称述位补足语,句中充当语法谓语的动词统称兼语句动词。

支配模式第一横栏内的语义题元与深层句法题元可能反映语义题元的分裂、合并现象。语义题元分裂指的是谓词的一个复合语义题元分别用两个彼此没有依存关系的深层句法题元表示,如:(1) “I↔X”(王勉的父亲(死了))→“I↔领事(X¹)”+“II↔属事(X²)”(王勉(死了)父亲)。语义题元合并指的是谓词的两个语义题元在深层句法结构中用一个句法位体现,如:(2) “IV↔Y(领事)”+“II¹↔W(属事)”((给)病人(治疗,))局部充血)→“II²↔(Y(领事)+W(属事))”(治疗病人的局部充

血) (参见附录支配模式(2))。这里须指出,通常把例(1)中“王勉”从“父亲”的句法定语位移至“死了”的句法主语位称为“句法题元移位”,认为只有类似 Alan saw that Leo was sleeping(A) → Alan saw Leo(A¹) sleep(A²) Я считал, что работа завершена(A) → Я считал работу(A¹) завершённой(A²) 的变换才可以看成语义题元分裂。本项目对语义题元的分裂与合并持广义理解。

支配模式表格之下逐项罗列深层句法题元、表层句法题元形式的各种限制条件(符号 M_{I,II,III} 等表示条目词汇单位的第 I, II, III 等深层句法题元;符号 M_{1,2,3} 等表示第 1) 2) 3) 等表层句法题元形式;符号 M_{i,j} 表示第 i 深层句法题元的第 j 表层题元形式,例如: 1) “治疗₁”的 M_{II,1} 不能与 M_{IV,2} 共现,但可与 M_{IV,1} 共现(见附录支配模式(1)说明); 2) “娶”(‘男子 X 通过特定程序接来女子 Y’(参数值)做 Y(参数),结成婚姻关系)的 M_{III,1}(深层句法题元 III(⇔Y(参数)))的表层句法题元形式“1) 为(做) + 名词短语(述谓补足语)”须与 M_{II,1}(深层句法题元 II(⇔Y(参数值)))的表层句法题元形式“1) 名词短语(直接宾语)”共现(诸葛亮娶黄承彦之女为妻);但 M_{II,1} 不必与 M_{III,1} 共现(他娶了媳妇); 3) “治疗₁”的 M_{I,1} 可以转喻人的医疗机构名称体现(见附录支配模式(1)说明); 4) “娶”M_{III} 的表层句法题元仅以表示‘妻子’的同义、近义词体现; 5) 俄语特定条目词汇单位的 M_{i,j} 在特定情况下多用特定语法形式,如与前置词短语“в + 数词(宾格)”连用时 цена(价格)多用工具格形式: ценой в четырёхста рублей(4 百卢布的价格)(Апресян 1974: 146); 6) 指出因使用某一 M_{i,j} 而伴随产生的局限在该条目词汇单位词典释文内部的少许变异。(Мельчук Жолковский 1984: 190)

详解组合词典词汇单位的对象语语义元语言^⑧释义置于支配模式表格前,释义的对象不是通常详解词典那样的孤立词汇单位,而是由该词汇单位与其语义题元构成的命题形式。词汇单位释义要遵循 4 项规则: 1) 每一词汇单位至少用两个语义因素(семантема)释义,每个语义因素都要比被解释的词汇单位简单,避免循环论证; 2) 排除多义性和同音性; 3) 使用尽可能大的语义模块(过渡语义因素); 4) 过渡语义因素 = 语义单子 1 + 语义单子 2 + 语义单子 i, 等式两端在任何命题语义相同的上下文中都可以互换。释文在需要时还应体现: 1) 情景参与者词汇语义类别(Падучева 2004: 588) 2) 语义角色类型 3) 顾及词汇单位体范畴的意义。俄语条目动词词汇单位除词性外,加标主题语义类别和体貌语义类别,汉语条目动词词汇单位除词性外,加标主题语义类别。俄语对应体动词词偶区分为一般持续结果动词(如 строить/ построить)、努力尝试动词(如 ловить/ поймать)、单纯结果动词(如 приходиться/ прийти)、结果状态动词(如 увидеть/ видеть)和整体活动动词(如 говорить/ сказать) 5 类。俄

语对应体词偶的体貌词汇语义类属不同,词偶内部两体动词之间的体范畴语法意义关系也因之不同,如完成体一般持续结果动词表达行为达到终端极限点,对偶的未完成体一般持续结果动词表示达到结果之前的动态活动过程;完成体结果状态动词表示状态出现,它们的对应未完成体则表示结果状态的持续。^⑨ 单体动词一般不标体貌语义类别。

《详解组合词典》在支配模式栏目下列表标注条目的全部可能的词汇函数取值。词汇函数^⑩(лекс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是《意思⇔文本》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自然语言语词非自由组合体现出来的变值函数关系 $Y = f(X)$ 。如:消除 = Liqu(隐患)、打消 = Liqu(念头)、吊销 = Liqu(执照)、破除 = Liqu(迷信);匹 = Sing(马)、头 = Sing(牛)、件 = Sing(衣服)、杆 = Sing(秤)。其中的因变项 Y(消除、打消、吊销、破除;匹、头、件、杆)虽然因自变项 X(隐患、念头、执照、迷信;马、牛、衣服、秤)而异,但却表示同一抽象概念 f: Liqu = ‘使不存在’、Sing = ‘个’。自然语言中的非自由组合虽比比皆是,但它们可以概括为数十个有限的函数类型,如 Magn⟨‘极端特征’⟩、Ver⟨‘规范特征’⟩、Incep⟨‘开始’⟩、Caus⟨‘使出现’⟩、Son⟨‘标志声响’⟩、S₁⟨‘主体题元’⟩、S₂⟨‘客体题元’⟩等。词汇函数关系是制约词汇单位非自由组合的重要法则,在文本中普遍存在。

5 移情

移情(empathy)不属于“意思⇔文本”语言学的概念体系,但表示与配位结构相关联的语言现象。这个概念从社会心理学引入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功能句法学(Chafe 1974, 1976; Kuno 1975, 1976; Kuno, Kaburaki 1977; Makino 1976)指说话人述说某情景时以情景参与者为观察点的一种表达方式。被说话人选作述说观察点的情景参与者称为移情焦点。句子区分为情景内容及其包装方式两个方面,人们在述说情景时可以采取主位/述位、话题/焦点、前景/背景等各种包装方式,移情也是一种包装方式。说话人在通常情况下以自身为观察点,客观述说情景:张三打李四。有时说话人把观察点从自身转移到情景参与者身上。如“张三打他的妻子”移情焦点为“张三”;“李四的丈夫打她”的移情焦点为“李四”。同一句子在通常情况下不宜同时有两个移情焦点,如“李四的丈夫打他的妻子”,句中“李四的丈夫”以“李四”为焦点,“他的妻子”以“丈夫”为焦点。这将导致类似双焦点图案的错乱:两个图案重叠为同一图形,因焦点转移而造成不同的视觉变幻。被动结构的移情焦点从行为主体转移至行为客体;反身结构的移情焦点则为行为主体。句中各名项所指被选作移情焦点的可能程度有所区别。主语的所指被选作移情焦点的可能程度较大,因为主语大多用

在句首充当交际结构主位,具有指称独立的性质(颁奖仪式结束后,王燕红用手机先给父亲打电话)程度较低的依次是直接宾语、间接宾语;说话人作为移情焦点的情况居多,然后依次是听话人,第三人称所指;人常被首选为移情焦点,然后依次为其他生命体、非生命体;已知情景参与者选作移情焦点的可能程度大,新引进的情景参与者次之。(Kuno, Kaburaki 1977)

间接引语、命题态度动词从句情景的移情焦点可能是说话人:母亲认为奶奶偏心(百度搜索);也可能以命题态度主体为观察点:川口说,竹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尹永宽则认为独岛是韩国的固有领土(百度搜索)。

名称的指称区分为独立和依附两种,在表示亲属、等级、整体与部件关系的领属名词短语中,领有成分的指称相对独立,隶属成分的指称依附于领有成分,常常不以说话人为观察点,而以领有成分为移情焦点。充当隶属成分的多系关系名词,领有成分则是其关系题元,因而移情焦点也即关系名词的关系题元。在句子的交际结构中,领属名词短语指称独立的领有成分通常应提升到主位位置,也即移情焦点名称应出现在受其制约的隶属成分之前。例如:

① a. У Веры муж специалист. /维拉(全句限定语)丈夫是专家。

b. Муж Веры специалист. /维拉的丈夫是专家。

句 b 领属名词短语 муж Веры(维拉的丈夫)中的 муж(丈夫)是关系名词,指称依附于其关系题元 Вера,后者指称独立,其所指是句子的移情焦点。句 a 通过语义题元分裂,以指向移情焦点的领有名称与领有前置词 у 构成短语 У Веры 置于句首,充当全句限定语、交际结构主位,隶属名称 муж 仍留在主语位,其指称取决于移情焦点 Вера 其人。a ‘维拉和她的丈夫’的排列方式显然优于 b ‘维拉的丈夫和她’的排列方式。(Падучева 2004: 69 - 71)

领属名词短语“三角形的两边之和”、“三角形的第三边”的整体成分“三角形”通过语义题元分裂从短语中分离出来,作为全句限定语置于句首充当主谓语句的主语,在指称上成为其他部件成分的统一移情焦点,从而有统领全局的作用②a, 试比较:

② a. 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其第三边。

b. 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三角形的第三边。

a 显然优于 b。

作为移情焦点的关系题元在表层结构中不用相应的句法题元填充,但配价意义借助上下文或语境能够推导出来。“〈母亲对小儿〉爸爸回来了 〈女人对同事〉老公打来的电话 〈同事对同事〉大王去老丈人家了”中的“爸爸”、“老公”和“老丈人”都是关系名词。它们的移情焦点(关系题元)虽然没有在句子中用句法题元显示,但语境表明,相应的关系客体分别是听话人、说话人和行

为主体:你爸爸、我老公、他老丈人。

移情焦点与谓词对象语语义元语言释文中的‘观察者’虽然都是涉及语用概念,但彼此有所区别。后者是词汇单位(或其他语言单位)自身语义结构的内部组成成分,体现在其释文中,如:树桩后面有只刺猬——树桩位于观察者与刺猬之间。观察者作为谓词情景的观察点是锁定的,不能按照说话人的需要改变,多不以句法题元形式呈现在表层句法结构中。而移情焦点则只是对句子命题内容进行外部包装时的观察点,这个观察点可以依据说话人的需要而转移,不涉及句子的命题内容,多以显性形式出现在表层结构中。

附录

支配模式举例

治疗₁

主题语义类别: 肢体作用动词

释义: X 用 Z 给 Y 治疗₁ W = 医生 X 用医疗手段 Z 作用于患者 Y(领事) 或患者的器官 Y,目的是使 Y 的疾病或创伤 W(属事) 开始不存在。

支配模式(1):

I↔X	II↔W(属事)	III↔Z	IV↔Y(领事)
1) 名词短语(主语)	1) 名词短语(直接宾语)	1) 介词短语“用+名词短语”(状语)	1) 介词短语“为、给+名词短语”(状语)↔Y(领事) 2) 名词短语(直接宾语)↔Y

说明:

- 1) M_{I,1} 可以转喻人的医疗机构名称(例(2)) 体现。
- 2) M_{II,1} 可以表示疾病(例(1)(2))、创伤(例(3)) 或器官(例(4)) 等名称体现。

3) M_{III,1} 不能与 M_{IV,2} 共现,但可与 M_{IV,1} 共现(例(5))。

例证:

- (1) 他们用基因疗法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
- (2) 北京朝阳医院治疗关节炎有新法。
- (3) 治疗创伤骨折不用开刀。
- (4) 这会儿正要去基辅医院治疗眼睛。
- (5) 这个好人正巧给我治疗晕眩症和心跳过速。
- (6) 她继续用针灸给母亲治疗。

支配模式(2):

I↔X	II↔(Y(领事) + W(属事))	III↔Z
1) 名词短语(主语)	1) 领属名词短语(直接宾语) 2) 限定名词短语(直接宾语)	1) 介词短语“用+名词短语”(状语)

说明:

- 1) M_{II} 是语义题元 Y(领事) 与 W(属事) 的合并。

2) M_{II.1} 参见例证(1)。

3) M_{II.2} 参见例证(2)。

例证:

(1) 用山蛭来治疗病人的局部充血。

(2) 积极治疗甲型流感患者。

注释

- ①如果句中使用某一状语性词语,那么这个词在语义上必定管辖着句子结构中的某成分,状语性词语因而与动词很相似:动词的使用须以其题元为条件。(Филипенко 2003: 20)
- ②名词用于指物意义时多充当名项。
- ③动词的体貌语义类别和主题语义类别是各自独立的类别。同一状态体貌语义动词,按照概念语义可区分为身体状态动词(坐)、生理状态动词(饿)、心智状态动词(懂)和情感状态动词(愉快);同一心智类主题语义动词,按照体貌语义可区分为动作动词(解(题))、活动动词(思考)、状态动词(懂)、事变动词(忘)等。(Падучева 2004: 33)
- ④很多文献将谓词释文变项称作语义题元位、语义题元(Апресян 1974, 2006, 2010; Мельчук, Холодович 1970; Иорданская, Мельчук 2007; Мельчук 2012) 把它们作为语义配价的同义语使用。
- ⑤其符号包括对象语独立词汇单位、熟语(idiom)、词汇函数和少量人造词。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区分为独立的和依附的两大类。依附词汇单位作为因变项,与自变项词汇单位构成词汇函数关系。独立词汇单位不作为因变项与其他独立词汇单位构成函数关系。深层句法结构使用的自然语言词汇单位只限于独立词汇单位。充当组合词汇函数因变项的词汇单位不出现在基本深层句法结构中,它们要用相应的词汇函数符号取代。
- ⑥“副题元”也用作语义术语,与“语义题元”对立。
- ⑦二价动词按逻辑推演应有 1) “施事 \leftrightarrow 主语(I), 受事 \leftrightarrow 宾语(II)”; 2) “施事 \leftrightarrow II, 受事 \leftrightarrow I”; 3) “施事 \leftrightarrow I, 受事 \leftrightarrow 0”; 4) “施事 \leftrightarrow II, 受事 \leftrightarrow 0”; 5) “施事 \leftrightarrow 0, 受事 \leftrightarrow I”; 6) “施事 \leftrightarrow 0, 受事 \leftrightarrow II”; 7) “施事 \leftrightarrow 0, 受事 \leftrightarrow 0”等态范畴类别,但各语种、同语种不同动词的事实情况可能各不相同。(Мельчук, Холодович 1970)
- ⑧关于莫斯科语义学派对象语语义元语言的思想,详见张家骅(2006)。
- ⑨关于俄语动词体貌词汇语义分类,详见本项目阶段性成果“动词的体貌词汇语义分类问题”(待刊)。
- ⑩关于词汇函数,详见张家骅(2002)。

参考文献

张家骅.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J]. 当代语言

学, 2006(2).

张家骅. 词汇函数的理论和应用[J]. 外语学刊, 200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Chomsky, N.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Z].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 1981.

Chafe, W. L. Language and Consciousness [J]. *Lg.*, 1974(50).

Chafe, W. L. Givenness, Contrastiveness, Definiteness, Subjects, Topics, and Point of View [A]. In C. N. Li. *Subject and Topic* [C]. N. Y.: Acad. Press, 1976.

Kuno, S. Three Perspectives in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Syntax [A]. In R. E. Grossman.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Functionalism* [C]. Chicago (Illinois): CLS, 1975.

Kuno, S. Subject, Theme, and the Speaker's Empathy [A]. In C. N. Li. *Subject and Topic* [C]. N. Y.: Acad. Press, 1976.

Kuno, S., Kaburaki E. Empathy and Syntax [J]. *LI*, 1977(9).

Makino, S. Can a Single Sentence have more than One Empathy Focus? [J]. *CLS*, 1976(12).

Апресян Ю. Д.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языка [M]. М.: Наука, 1974.

Апресян Ю. Д. 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 Москва-Вен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Апресян Ю. Д. Типы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и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х актантов [Z]. Проблемы типологии и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священная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 А. Холодовича. Материалы. СПб., 2006.

Апресян Ю. Д. Проспект активного словар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0.

Апресян Ю. Д.,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И. М. и др.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и словаря [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0.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И. 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й семантике: сферы действия логических слов [M]. М.: Наука, 1985.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И. М. Сфера действия лекс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 [M].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6.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И. М., Иомдин Л. Л. Валентные свойства автодериватов. Слово и язык [A]. Сб. статей к

- восьмидесятилетию акад. Ю. Д. Апресяна [С].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1.
- Жолковский А. К. О правилах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J]. Маши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клад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1964(8).
- Жолковский А. К. и др. 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смысла при машинном переводе [J]. Машинный перевод, 1961(2).
- Жолковский А. К., Мельчук И. А. О возможном методе и инструментах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синтеза [J].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1965(2).
- Жолковский А. К., Мельчук И. А. О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 синтезе [J]. Проблемы кибернетики, 1967(19).
- Иорданская Л. Н., Мельчук И. А. Смысл и сочетаемость в словаре [М].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7.
- Мельчук И. А., Холодович А. А. Залог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Исчисление) [J].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0(4).
- Мельчук И. А. Опыт теор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 “Смысл Текст” [М]. М.: Наука, 1974;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 Мельчук И. А. Язык: от смысла к тексту [М].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2.
- Мельчук И. А., Жолковский А. К. 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пыт семантико-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и [М]. Вена: Wiener Slavistischer Almanach, 1984.
-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 [М].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 Рахилина Е. В.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анализ предметных имен. Семантика и сочетаемость [М]. М.: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2000.
- Теньер Л. (Tesnière, L). Основы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М]. М.: Прогресс, 1988.
- Тестелец Я. Г. Введение в общ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М]. М.: Изд-во РГГУ, 2001.
- Филипенко М. В. О лекс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ах с плавающей и фиксированной сферой действия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актантах и не-актантах предиката) [А]. Семиотика и информатика, 1998(36).
- Филипенко М. В. Семантика наречий и адвербиальных выражений [М]. М.: Азбуковник, 2003.
- Khrakovsky, V. (Храковский В. С.). Вербоцентр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 и / или грамматика конструкций [А]. Смыслы, тексты и другие захватывающие сюжет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в честь 80-летия Игор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 Мельчука [С].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2.

收稿日期: 2014-09-10

【责任编辑 李洪儒】

第十四届功能语言学研讨会暨 系统功能语言学国际高端论坛通知

第 14 届功能语言学研讨会暨系统功能语言学国际高端论坛将于 2015 年 4 月 23—26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23 号报到。本次研讨会和论坛适逢功能语言学学会成立 20 周年,会议期间将举行“韩礼德—韩茹凯语言学国际基金”正式启动仪式,韩礼德教授将年届 90 华诞。大会及论坛主题是“意义生成:语法、社会与意识”(The Making of Meaning: Grammar,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本次大会与论坛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心和香港城市大学韩礼德中心共同承办。

摘要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31 日。联系地址: functionalbnu@163.com。会务组将组织专家给予评审,并提供反馈意见,指导修改。2 月 20 日前发送会议邀请函。详情,见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网页。

本刊 讯